

韩国学习者“是”字句习得偏误分析*

刘洁**

目 录

- 1、引言
 - 1.1 研究现状和研究目的
 - 1.2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 2、“是”字句的习得情况
 - 2.1 “是”字句的句法功能
 - 2.2 一般“是”字句的习得情况
 - 2.3 “是---的”的习得情况
 - 2.4 “是”字句偏误的原因
- 3、结论

1、引言

1.1 研究现状和研究目的

第二语言学习者所使用的目的语形式与标准形式之间总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各个层面上，这种差距叫做“偏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分析学习者学习汉语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的偏误，对汉语教学有启发和帮助作用。外国学习者产生偏误的地方，正是他们学习的难点，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并且能部分地反映汉语和学习者母语的区别以

* 이 논문은 2012년도 서울여자대학교 교내학술특별연구비의 지원을 받았음.

** 서울여자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조교수.

及他们学习和习得汉语的情况。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收集，整理和分析这些偏误，并在语言学，心理学以及偏误分析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找出规律性，这必将能更好地指导教学。本文就将采用偏误分析理论来分析研究韩国学习者的汉语偏误。

关于偏误的类型，学界一般常分为如下几种：

多用偏误，即不该用而用。如：我每天是运动。（我每天运动。）

漏用偏误，即该用而没用。如：我中文系二年级学习者。（我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学习者。）

误用偏误，即该用某词而误用他词。如：我很可怕他。（我很害怕他。）

错序偏误，即词语顺序发生偏误。如：也她是韩国人。（她也是韩国人）

而“是”字句在汉语中十分常见，其中“是---的”句更是交际中的常用句式，据不完全统计，约占“是”字句的30%。¹⁾

目前学界关于“是”字句偏误分析的研究还并不多见。主要有谢福(2010)〈基于语料库的留学习者“是---的”句习得研究〉，吴裴(2010)〈“是……的”句式的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基于自建小型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李影，付莉(2009)〈韩国中小学习者“是”的错序偏误分析〉等。

上述研究成果，尤其是谢福(2010)和吴裴(2010)的研究对于我们考察韩国学习者“是---的”句的习得情况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意义。但毕竟作者针对的是不同国别留学习者的“是---的”句的习得研究，那么韩国学习者汉语中介语中的“是”字句的习得情况与上述研究成果究竟有哪些异同之处呢，是否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对此该如何进行相应的教学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1.2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在国外，偏误分析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理论为我们深入研究偏误和习得奠

1) 谢福, 〈基于语料库的留学习者“是---的”句习得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0年第2期

定了理论基础。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有关项目的数据统计,来探讨在韩韩国学习者“是”字句的习得情况。尽管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各个断面的偏误分析都很有意义,并且针对个体学习者的纵向地追踪调查的偏误分析也都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资料以及时间精力方面的原因,我们这里把重点放在三四年级韩国学习者这一断面的偏误分析上,且本文仅就语法方面的偏误进行浅层次的分析。

而对于偏误的认识这里有必要作以说明。因为对于偏误和失误的判断与区别存在一定的难度。一般认为,偏误分析要区分失误和偏误这两个概念。失误是在特殊情境下产生的偶然现象。比如说话时临时改变主意,注意力不集中或疲劳、紧张等等,都会造成失误。失误是不成系统的,它不反映说话人的语言能力,操本族语的人也常出这样的错误。一旦出现这种错误,说话人有能力改正它。偏误则是对正确的语言规律的偏离。这种错误是系统的、有规律的,它反映了说话人的语言能力。也就是说,失误是外在的因素而非语言习得的内在因素所造成的,它不反映说话人的语言能力。它的主要特点是:失误与失误之间是彼此孤立的,不具有语言习得的系统性和规律性。而偏误则是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中介语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偏误与偏误之间是成系统、有规律地联系着的。因此,偏误分析从理论上说,可以发现语言习得规律并深化我们的认识。从实践上说,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和避免偏误,指导教学。而失误对于偏误分析则没有太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而不应成为偏误分析的对象。不过,虽说失误和偏误的差别在理论上是明确的,但在实际操作上并不那么容易区分²⁾。

因而在具体收集资料时,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尽可能地大量大范围地考察学习者对象的基础上,主要依据偏误语句出现的频率性和普遍性来收集例句。

应用语言学家考德(S. P. Corder)发表在《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期刊上的〈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2) 肖奚强,〈略论偏误分析的基本原则〉,《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2月第1期

(1967)一文中，对错误和偏误作了比较全面的描述。他认为：错误具有偶然性(occasional)，隶属于语言运用(language performance)的范畴。犯错误的人往往能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在必要时纠正这些错误。而偏误则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属于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的范畴。出偏误的人一般意识不到自己所出的偏误，而且这些偏误往往会重复出现。第二语言习得专家劳德艾理斯(Rod Ellis)在他的小册子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中审慎地说：偏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系统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预测性(predictable)(Rod Ellis, 1997: 18)。偏误不仅具有系统性，许多偏误还具有普遍性(universal)(Rod Ellis, 1997: 19)。当然必须指出，不是所有偏误都具有普遍性。有些偏误只对操同样母语的或其母语具备同样语言特性的人来说是常见的，另外对于第二语言的教学者和研究者而言，可预知性也是偏误的一个特点³⁾。这些描述为我们勾勒出了偏误的基本特征。认识偏误的基本特征、了解偏误与错误的区别，我们才能在第二语言教学和研究的過程中对学习者形形色式的语误有一个完整的把握，从而实施有效的偏误分析⁴⁾。

这里我们就将对那些出现频率频繁，具有普遍性的偏误语句进行整理分析。

出现频率频繁并不是说完全一样的偏误语句频繁出现，这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所说的频繁出现是说同样性质的偏误多次出现，比如说：“他们都很好人”、“最近最不好消息是期中考试”，类似句子都是在“好”构成的形容词词组做修饰语时，在名词中心语前面漏用了助词“的”，在韩国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中这种表达似乎成为一种规律。

具有普遍性，如上所述，尽管韩国学习者的中介语和美国学习者的中介语不完全相同，但大部分韩国学习者的中介语是具有普遍性的，具有韩国学习者汉语中介语的规律性和普遍性，比如说韩国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中习惯在动词和形容词谓语句后面多用助词“的”。

3) 王建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 石红，〈偏误分析和第二语言习得〉，《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22卷第1期

另外，我们针对学习者的部分偏误语句还运用了省察询问的调查方式，对于一部分偏误语句我们请学习者再次省察，如果他们无法确切地发现和认识偏误，我们就询问学习者请他们解释和说明他们做成偏误语句的思考过程，从而更进一步地确定偏误和发现偏误原因。

我们的具体研究方法是通过自建语料库，考察韩国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收集偏误，分析偏误和纠正解释偏误。本文主要考察了2010年9月至2012年12月首尔女子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学习者的写作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是讲述某种经历或介绍某个活动，也有的是利用单词的造句练习，根据上述原则我们收集到了韩国学习者汉语中介语中的偏误句537个，其中动词偏误177个，占32.96%，形容词偏误71个，占总词类病句的13.22%，名词偏误27个，占5.27%，其中“是”字句有关的偏误30个，占总偏误的5.58%

下面本文将具体来探讨一下在韩韩国学习者“是”字句的习得情况。

2. “是”字句的习得情况

2.1 “是”字句的句法功能

“是”主要起肯定和联系的作用，并可以表示多种关系，但谓语的主要部分在“是”后边，并且只能用“不”来否定。⁵⁾

《现代汉语》把“是”作为复杂的动词，单独加以说明。指出“是”放在主语和宾语之间有多种作用。

首先，可以表示事物等于什么或属于什么。如“鲁迅是伟大的革命作家”。

其次，可以表示事物的特征、质料、情况。如“这孩子是双眼皮”。

另外，还可以表示事物的存在。如“教室前面全是菊花”。

最后，还指出“是”后面可以带“---的”。而谓语带“是---的”的句子中，词

5) 黄伯荣，廖序东著，《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5页、43页。

或短语后面带“的”字是否组成“的”字短语，有时不好辨认。

《现代汉语八百词》更是详细地说明了“是”字句的9种用法，且有的用法下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的情况。⁶⁾具体用法如下：

(A) 主语+ 是+ 名，其下面又列举了7种情况。其中之一如可以表示归类：他们俩是好朋友。

(B) 主语+ 是+ 的，这其中又分为谓语部分是“的”字短语的情况，如：他是教书的。以及谓语部分是对主语的描写或说明的情况等，如：这条鱼是挺新鲜的。

(C) ---的+ 是+ 名/动/小句，如：说的正是你。

(D) 主语+ 是+ 动/形/小句，如：屋子里不是太冷而是太热。

(E) 主语+ 是+ 介词，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

(F) 是+ 小句，如：不是衣服太瘦，是你太胖了。

(G) “是”前后用相同的词语，如：我哥是我哥，我是我，两回事儿。

(H) 是+ 名，---，如：是学习者都应该学习。

(I) “是”表示疑问与应答，如：你明白了吧？—是，明白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上述语法著作，只要是谈及现代汉语语法的著述几乎都少不了“是”的一席之地。而且关于“是”的研究论述也一直层出不穷。“是”作为汉语的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是无法也不可回避的。“是”的用法和分类十分复杂。事实上，对于外国留学习者来说，“是”的用法和使用情况并不能像本国那样每种都了解，每种都会应用。而在本文中，为了叙述的简便，我们将结合学习者们的使用情况，主要把“是”字句分成一般的“是”字句和“是---的”句两大类。

这里所谓的“一般的‘是’字句”是指吕叔湘先生的除了(B)“主语+ 是+ 的”以外的那些“是”字句。理所当然地在句中也可能，也可以出现“的”，但并不构成“的”字短语，也并不表示对主语的描写和说明，不具有加强语气的意义。而本文所说的“是---的”句即是指吕叔湘先生的(B)，包括“的”字短语。以及对主语进行

6)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496页。

描写和说明的具有一定强调语气的“是---的”句。

下面我们就将从一般“是”字句和“是---的”句这两个大方面入手考察在韩韩国学习者“是”字句的习得情况,

2.2 一般“是”字句的习得情况

2.2.1 “主语+是+名”的习得情况

“是”字句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主语+是+名”，吕叔湘在其下列举了7种情况。

(A-1) 表示等同，如：《阿Q正传》的作者是鲁迅。

(A-2) 表示归类，如：我是中文系的学习者。

(A-3) 表示特征或质料，如：阳历七月是最热的天气。

(A-4) 表示存在，如：屋里屋外全是人。

(A-5) 表示领有，如：这张桌子是三条腿。

(A-6) 表示其他关系，如比喻：人是铁，饭是钢。

(A-7) 主语+是+动词+的+宾语，表示肯定某种已实现的情况。如：我是昨天买的票。

就我们收集到的偏误资料来看，初中级水平的学习者比较熟悉(A-1)和(A-2)的用法，且常常使用，但在使用时，最容易发生漏用“是”的偏误。如：

表示等同关系的：

(1) * 那真运气不好的一天。(那真是运气不好的一天。)⁷⁾

(2) * 我们公司的衣柜和家具销路很好的产品。(我们公司的衣柜和家具是销路很好的产品。)

(3) * 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所以可以说我的爱好。(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所以可以说是我的爱好。)

7) 有*标志的为偏误句子。这里所有的例句前面有*标志的均为学习者的偏误句，后面括号中的均为改正后的句子。

表示归类关系的：

(4) * 这件事我的错误。(这件事是我的错误。)

(5) * 我不是说游戏不好的东西。(我不是说游戏是不好的东西。)

上述漏用“是”的偏误，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出于对“是”这个系动词的忽视和受到了韩语语序的影响。相比其他动词来说，与“是”相对应的“입니다”并非某种具有实义的动词，因而往往被学习者忽视，而且受到韩语语序的影响，宾语在前，谓语动词在后，学习者更容易忽视系动词“是”，从而发生了漏用。

另外，我们发现了误用“是”偏误和错序偏误：

(6) * 不久他们是期中考试。(不久他们有期中考试。)

(7) * 这是对你好消息吗？(这对你来说是好消息吗？)

上述句子由于受到韩语母语表达习惯的影响从而发生了偏误，如(6)在韩语中要说成“중간시험 기간입니다”，所以学习者直接使用了“是”。

从我们的资料情况来看，初中水平学习者对于“主语+是+名”的用法，除了(A-1)和(A-2)比较常用之外，其他用法中(A-3)和(A-4)也略见使用，但(A-5)、(A-6)和(A-7)则未见，而这一情况也符合目前初中水平学习者“主语+是+名”的教学情况。

2.2.2 “主语+是+动/形/小句”的习得情况

“主语+是+动/形/小句”的表达也可以表示多种关系。

(D-1) 表示等同，如：这是演戏，不是真的。

(D-2) 表示解释，如：我是有事，不是偷懒。

(D-3) 表示原因或目的，如：他犯错误是因为平时太骄傲了。

(D-4) 表示肯定，如：昨天是冷，一点不假。又如：没错儿，他是走了。

就我们收集到的偏误资料来看，初中水平学习者，其中(D-1)、(D-2)、(D-3)的用法都有使用，但容易发生漏用“是”的偏误和误用“是”的偏误。

如漏用偏误：

(8) * 莫逆之友，那就说我们。(莫逆之友，那就是说我们。)

- (9) * 认识他真运气好。(认识他真是运气好。)
 (10) * 我觉得因为国庆日。(我觉得是因为国庆节。)

如误用偏误：

- (11) * 我的高兴的事发生了我的生日。(我的高兴的事是有我的生日。)
 (12) * 熬夜是精神和肉体都很疲劳的。(熬夜让精神和肉体都很疲劳。)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D-4)表示肯定的用法，学习者们掌握得十分不好，他们在使用时发生了大量的“是”的多用偏误。

首先，“主语+形容词”谓语句中多用“是”偏误。如：

- (13) * 我觉得熬夜是不好。(我觉得熬夜不好。)
 (14) * 韩国分公司的工作餐是普通。(韩国分公司的工作餐很普通。)
 (15) * 酒店的服务的标准是周到。(酒店的服务的标准很周到。)
 (16) * 我的胎梦是平凡，但是我弟弟的胎梦别到。(我的胎梦很平凡，但是我弟弟的胎梦很特别。)
 (17) * 女人的感情是弱。(女人的感情很弱。)

上述形容词谓语句都不是表示肯定的强调，但学习者总是习惯性地形容词前面多用“是”，而不是使用“很”这个程度副词。汉语的形容词一般都不单独使用，即使不是真正地有“很”的程度，也习惯性地形容词前面使用“很”。但对于韩国学习者来说，他们觉得如果形容词前面带有“很”，则表示出一种“很强”的程度，所以不习惯使用。但令我们思考的是，他们相反却习惯性地使用了“是”。究其原因，我们觉得这可能是受到英语的影响。学习者们在这些可以直接做谓语的形容词前面之所以常常多用“是”，是因为学习者在学习汉语之前，一般都已经先接触和学习过英语，在英语中，形容词是不能单独做谓语的，而必须要在前面使用“be”动词，而英语的“be”动词对应的正是汉语的“是”，所以学习者习惯性地汉语形容词前面多用“是”。

其次，“主语+动词”谓语句中多用“是”偏误。如：

- (18) * 这个公司和那个公司的财务合作是让人们很诧异。(这个公司和那个公司的财务合作让人们很诧异。)

(19) * 我是丢三落四。(我丢三落四。)

(20) * 但是熬夜是有缺点。(但是熬夜有缺点。)

(21) * 一直学习是可以有很大的压力。(一直学习可能有很大的压力)

上述动词谓语句从学习者所使用的前后文情况来看,也都不是表示肯定的强调,不需要在动词前面加“是”,但学习者们都习惯性地多用了“是”。对此,很多学习者说他们之所以使用了“是”是为了表示强调,但实际上“主语+动词”谓语句并不能表示任意地强调,除非是要对上文已经出现的情况表示肯定地认证,而对此,学习者还没有完全掌握,过度泛化地使用了“主语+动词”谓语句表示强调,而没有弄清该句式的使用环境和条件,

总而言之,对于“主语+是+动/形/小句”的表达,就我们的资料情况来看,学习者出现的偏误类型更为多样化,漏用,误用,多用等等,其中对于(D-1)、(D-2)、(D-3)句式使用得不多,而对于(D-4)的使用,虽然很多,很频繁,但却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掌握和理解,只是一种习惯性地多用而已,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学习者只是把一般的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误用为(D-4)而已,从而在形容词或动词前多用了“是”。事实上,就目前的教学情况来看,虽然现行的教材中已经有了(D-1)、(D-2)、(D-3)这样的行文表达,但在具体对外汉语教学中都没用对这些句式和语法点进行正式地着重地语法讲解,所以学习者对其掌握得还有所欠缺,而对于(D-4)现行教材则更没有涉及到,我们觉得这些有必要在教材和教学中加以补充。

2.3 “是---的”的习得情况

“是+的”句在《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等几部主要的对外汉语教学大纲中,均被列为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最重要的特殊句式,它是“是”字句作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2.3.1 “主语+是---的”字短语的习得情况

“主语+是---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B)类句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

(B-1)可以理解为省略了一个名词的，事实上多数不说出来的“的”字短语，其下又可细分：

(B-1-1)“主语+是+名+的”，表示领属，质料，如：这本书是谁的？

(B-1-2)“主语+是+动/形+的”，表示归类，如：今天做的都是好吃的。

(B-1-3)“主语+是+小句+的”，表示归类，如：香蕉是他最爱吃的。

(B-2)一般表示对主语的描写或说明，具有加强的语气，一般不用于否定句。且“是”后的谓语部分前面往往有修饰成分，“是”常可省略。其下亦可细分：

(B-2-1)“主语+是+动词+的”，如：他是一定愿意去的。

(B-2-2)“主语+是+形容词+的”，如：他的手艺是很高明的。

(B-3)“是+小句+的”，是表示对小句主语的强调，动词是结束性的。“是”前面不能填出主语。不用否定式。如：是谁告诉你的？

对于(B-1)“的”字短语的各种句式，初中级水平的学习者已经学会使用这些表达，但有时对于何时可以用“的”字结构，何时不可以用“的”字结构还有一定的混淆。如：

(22) *我们的公司是个商业的。(我们的公司是个商业公司。)

关于“的”字结构并不是所有的名词和情况都可以使用，除非上文提到的或者可以让人意会的情况，但(25)中的“商业的”，并不明确，上文未见，而且无法让人意会。因此在这里使用“的”字结构并不合适。

2.3.2 “主语+是+动词+的”的习得情况

对于(B-2)“是---的”句，学界一般将“是---的”句分为“是---的”(一)和“是---的”(二)。谢福(2010)将“是---的”句分为以下八个句式，进而考察了不同国别留学习者的习得情况。

f1. 主语+是+状语+动词+宾语+的。 如：我是坐飞机来北京的。

- | | |
|-------------------------------|----------------------------|
| f2. 主语+ 是+ 主谓结构+ 的。 | 如: 这主意是谁出的? |
| f3. 是+ 主语+ 动词+ 的+ 宾语。 | 如: 是谁出的主意? |
| f4. 主语+ 是+ 动词+ (宾语+ 重复动词)+ 的。 | 如: 他脸红是吹海风吹的。 |
| f5. 主语+ 是+ 动词短语+ 的。 | 如: 这些道理, 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
| f6. 主语+ 是+ (能愿动词)+ 动词+ 的 | 如: 这里园林的面貌是会有变化的。 |
| f7. 主语+ 是+ 动词+ 可能补语+ 的。 | 如: 善意、恶意, 不是猜想的, 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
| f8. 主语+ 是+ 形容词短语+ 的。 | 如: 猴子是很聪明的。 |

谢文中f1 - f4界定为“是---的”(一)句, f5- f8界定为“是---的”(二)句。这里谢文详细地叙述了“主语+ 是+ 动/形/小句+ 的”句的谓语部分的情况, 从而也更利于分析。这里我们就结合学习者的资料具体来看一下他们对于该句式的习得情况。

谢文曾指出中初级外国留学习者一般能够正确地使用f1句式, 但往往造出的句子都比较简单, 状语类型也仅限于时间、地点、方式状语。就我们的资料来看, 这一点与谢文针对初级水平在华留学学习者的结论是一致的。而且正如谢文所指出的那样, 该句式最易发生误用“是---了”的偏误。如:

(23) * 会议议程是已经准备好了。(会议的议程是已经准备好了的。)

另外, 谢文指出中初级水平的学习者对于f2“主语+ 是+ 主谓结构+ 的”习得情况比较好, 已经普遍可以掌握, 但就我们的资料来看, 学习者对于这种句式的应用情况并不多见, 所以我们无法得到确实的面貌。而对于其他几种用法, 正如谢文所指出的, 出现频率很少, 因此我们很难得知学习者具体的习得情况, 这几种句式和用法教材中出现的也较少, 教学过程也还未渗透, 因此学习者理解和运用还有待于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加深。

而就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 学习者常常使用“主语+ 是+ 动词+ 的”的表加重语气的句式, 这些句式貌似f5。但实际上他们要表达的是(D)“主语+ 是+ 动词/

小句”表示等同或作出解释的关系，而并非“的”字结构或者表示对主语进行描写或说明的情况等。因此在这里他们实际上往往是在句尾多用了“的”。如：

- (24) * 你的担心是杞人忧天的。(你的担心是杞人忧天。)
 (25) * 我的原来的将来希望是做翻译的。(我的原来的希望是做翻译。)
 (26) * 我是初次去澳门的。(我是初次去澳门。)
 (27) * 睡午觉的长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集中度的。(睡午觉的好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集中度。)
 (28) * 这些纸是我的男朋友给我写的信的。(这些纸是我的男朋友给我写的信。)

上述句子中句尾的“的”都应该去掉。考察上述句子我们可以发现学习者在谓语动词为“是”而宾语成分比较复杂时，很容易在句尾多用“的”字。我们这里所说的宾语成分复杂，是指宾语并非单个名词，而是其他成分，这些成分可能是成语如(24)，或者是动词词组如(25)，(26)，(27)，又或者是有小句等成分做修饰语的名词，如(28)。学习者们面对这些不太常见的非单个名词的宾语成分，往往产生误解，觉得应该把这样的成分转换为可以做宾语的名词，从而在后面使用了“的”。

之所以学习者们会有这样的思维习惯，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了韩语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我们知道韩语中如果充当主语或者宾语的成分由一个动词词组充当的时候要使用“---하는 것”的形式把它转换为名词性成分，而一般情况下韩语的“---하는 것”对应的正是汉语的“的”，但汉语的句子成分则没有明显的形态标志，因此由含有复杂的定语修饰的名词中心语充当的宾语成分和由动词词组充当的宾语成分看起来都一样，而学习者们对于这样的复杂宾语的理解和使用还并不习惯，因此就不管宾语成分是含有复杂的定语修饰的名词还是动词词组，都在句尾加上了“的”，造成了“是---的”这一固定结构被学习者们泛化使用的现象。

事实上，学习者们在一些形容词和动词谓语句句尾多用“的”似乎已经成为了他们汉语中介语中的一个“石化”现象，这在口语中也很常见。因此即使在并

不是由复杂修饰语修饰的名词宾语句中也习惯性地句尾多用“的”。如：

(29) * 我的角色是在剧本上的主角的。(我的角色是剧本上的主角。)

我们认为正因为在学习者们的汉语中介语中，习惯性地形容词谓语前面多用“是”，并且在复杂宾语的“是”字句中习惯性的在词尾多用“的”，从而造成了学习者“主语+是+动/形+的”句使用频率较高的假象。

2.3.3 “主语+是+形容词+的”的习得情况

同样，对于f8句式，谢文指出中初级水平的学习者对于f8句式使用频率很高，且常常容易漏用句尾的“的”。这一结论在我们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但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偏误：

(30) * 那是很有意思。(那是很有意思的。)

(31) * 那个是很好吃。(那些菜是很好吃的。)

(32) * 我是很真诚。(我是很真诚的。)

(33) * 我的爱好是有很多。(我的爱好是有很多的。)

(34) * 公司的工作餐是很好吃。(公司的工作餐是很好吃的。)

(35) * 打钢琴是非常难，且有兴味了。(弹钢琴是非常难的，但很有意思。)

(36) * 全人都睡觉了，周围是很安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周围是很安静的。)

(37) * 我们公司的电视，冰箱都是很受欢迎。(我们公司的电视，冰箱都是很受欢迎的。)

(38) * 这个是和熬夜一样。(这个和熬夜是一样的。)

我们觉得上述句子与其说学习者是在运用f8“主语+是+形容词短语+的”句式时漏用了“的”，不如说学习者其实是在形容词谓语句中多用了“是”。也就是说，学习者并不是真正地理解了f8“主语+是+形容词短语+的”的用法而在使用时发生了偏误，而是实际上他们还并没有理解和掌握这一句式，从他们的上下文情况来看，这里并不需要对主语进行描写或说明，也并没有任何加重的

语气。而从他们的使用情况来看，韩国学习者习惯性地形容词谓语句前面多用“是”。

谢文提及中初级学习者形容词谓语句使用频率较高，就我们的资料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但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在形容词谓语句句尾习惯性地多用“的”，从而在不考虑前后语境的情况下，单独看来这样的句子似乎亦可理解为前面漏用了“是”。

(39) * 他的性格非常独特的。(他的性格是非常独特的。)

(40) * 我和同屋的关系很重要的。(我和同屋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41) * 睡午觉不但中国，而且韩国很必要的。(睡午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韩国也是很必要的。)

(42) * 澳洲人的性格非常开朗，很社交的。(澳洲人的性格非常开朗，是很社交的。)

上述“的”字多用偏误都是出现在句尾。在汉语中，这些句子中的形容词都可以独立做谓语，但是学习者们却在这些形容词后多用了“的”。比照韩语，这些形容词多为复合形容词，也就是说多为“~+ 하다”或“~+ 적이다”的形式，我们认为也可能受此影响，学习者们在使用时总觉得这些形容词后面应该再有点什么，因此在一些形容词或者动词谓语句后面又用上“的”从而才觉得这是一句完整的表达，所以习惯性地句尾多用“的”，如(42)“独特”韩语说“독특하다”，(43)“重要”韩语说“중요하다”，(44)“必要”韩语说“필요하다”，(45)“社交”韩语说“사교적이다”。

而且就询问韩国学习者为什么习惯性地形容词后面使用“的”时，有的同学说是因为受到了母语“---것이다”的影响，比如(40)韩语说“나와 룸메이트의 관계는 매우 중요한 것이다”，(41)韩语说“낮잠은 중국에서만 아니라 한국에서도 아주 필요한 것이다”，可见因为“---것이다”的关系，学习者们也会习惯性地形容词谓语句后面多用“的”。

总而言之，对于(B-2)“主语+是+ ---+的”句式，其中除了f1中表示地点，时间，方式等几类状语句式之外，我们认为学习者的习得情况并不乐观。

而对于其他几种句式,尤其是(B-2)f5句式,容易发生误用现象。学习者们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习得和掌握(D)句式和(B-2)f5句式,只是把表示等同或解释关系的(D-1 / 2)句式误用为(B-2)f5。

最后对于(B-2)f8来说,学习者们看似应用频率极高,实际上在他们的汉语中介语系统里习惯性地形容词谓语句句尾多用“的”,从而造成了“是”漏用的假象。也就是说他们也没有清楚地掌握f8句式的使用情况和语用表达意义,同(B-2)f5一样,也发生了(D-4)句式误用的偏误。

2.4 “是”字句偏误的原因

由上可见,韩国学习者汉语“是”字句习得偏误的表现不尽相同,而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论,总体来说,我们认为这主要和他们学习汉语时的不同的学习策略有关。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中有意无意使用的方法和手段。

(1)首先,学习者们语言转用的学习策略可能导致偏误的产生。

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母语知识对目标语习得的影响是众多语言学家及心理语言学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学习者们“是”字句发生的偏误来看,有些偏误是因为转用母语韩语而导致的。

比如说形容词谓语句中有些形容词是可以单独做谓语的,但学习者们却在这些形容词后多用了“的”韩语,这些形容词多为复合形容词,也就是说多为“~+하다”或“~+적이다”的形式,我们认为可能受此影响,学习者们在使用时总觉得这些形容词后面应该再有点什么,另外受到了韩语“---것이다”表达的影响,因此学习者们在一些形容词或者动词谓语句后面又用上“的”从而才觉得这是一句完整的表达,所以习惯性地句尾多用“的”。

另外,从本文的偏误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学习者们不仅转用母语,还可能转用第一外语以及第一外语和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第一中介语。

在我们的研究中,学习者们的第一外语英语对学习者的汉语学习也产生了

一定的负迁移, 比较明显的表现如形容词谓语句中“是”字泛用。学习者们在一些可以直接做谓语的形容词前面常常多用“是”, 这是因为学习者们在学习汉语之前, 一般都已经先接触和学习过英语, 在英语中, 形容词是不能单独做谓语的, 必须要在前面使用“be”动词, 而英语的“be”对应的正是汉语的“是”, 所以学习者们习惯性地汉语形容词前面多用“是”。

(2)其次, 学习者们过度类推, 或者说过度泛化的学习策略也可能导致偏误的产生。

事实上, 语言的影响不仅仅限于韩语母语的迁移和英语第一外语的迁移, 还有汉语目的语本身的影响。而汉语目的语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是学习者把他已获得的有限的, 不充分的汉语知识, 用类推的办法不适当地套用在目的语新的语言现象上, 造成了偏误, 比如说学习者们对于“是---的”结构的过度泛化的使用, 造成了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误用为(D-4), 以及(B-2)f5使用频率较高但常漏用“的”和(B-2)f8使用频率较高但常漏用“是”的假象。

(3)再次, 学习者个体认知的差异也会造成偏误。

比如说习惯性地形容词谓语句句尾过度使用助词“的”。有的学习者觉得如果不在句尾加点什么, 似乎就少了点什么。也有的学习者说是受到了“---것이다”的影响。还有的学习者觉得加“的”是为了表示强调, 因此过度泛化地使用了语气助词“的”。

(3)最后, 教材编写和教学策略的不适当也会导致偏误的产生。

从学习者们“是”字句的习得情况来看, 其中最容易发生问题的部分就是因为不理解不熟悉(D)“主语+ 是+ 动词/形容词/小句”这种表示肯定认证的句式, 从而和一般的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 还有((B-2)“主语+ 动词/形容词/小句+ 的”这种表示对主语进行描写说明的句式相混淆, 常常发生“是”字和“的”字多用的偏误, 进而造成了“是”字和“的”字漏用的假象。而目前现行的汉语教材中几乎没有对于“主语+ 是+ 动词/形容词/小句”这种表示肯定认证的句式的说明和教学, 因此学习者们难免会发生混淆。

总而言之, 造成偏误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表

现, 语言差异, 学习策略, 交际策略, 教材教学问题等等都会影响学习者的汉语习得。

3. 结论

“是”字句子是汉语中十分常见的句子, 从韩国学习者对于一般“是”字句和“是---的”句习得的情况来看, 往往习惯性的发生一些偏误。对于一般“是”字句容易发生漏用“是”的偏误。而对于“是---的”句的各种表达方式, 其中形容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和表示对主语描写和说明的句式常常和表示等同解释或者肯定关系的“是”字句式相混淆, 从而发生多用“是”或“的”的偏误, 并进而造成了“是”或“的”漏用的偏误。针对韩国学习者“是”的习得情况,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教学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情景教学法强化和深化“是”的教学。

尤其是容易混淆的“主语+ 是+ 动词/形容词/小句”这种表示肯定认证的句式和“主语+ 动词/形容词/小句+ 的”这种表示对主语进行描写说明的句式的比较说明。

比如说可以多举一些情景对话的实例：

A：今天很冷。

B：他说今天很冷，我不觉得很冷。

C：今天是很冷。

A：听说D昨天去北京了。

B：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C：A说得对，D昨天是去北京了。

A：北京的冬天怎么样？

B：北京的冬天是很冷的。对了，D知道吗？

C：D是知道的，他已经去过北京很多次了。他这次就是带了很多衣服去的。

这里对于有没有“是”，什么时候用“是---的”可以根据情景具体说明和解释以加深学习者的印象和理解。

另外，我们认为表示肯定和认证的“主语+是+动词/形容词/小句”的表达句式应该提早在教材和教学中渗透以防止学习者发生混淆误用偏误。

(2)着重强调汉语语法的特点以及韩语和英语的可能发生的负迁移情况。

汉语的句法成分和词性并不能一一对应，因此一些动词或动词词组也可以出现在宾语的位置上，但这时并不需要“是---的”结构来表达，对此学习者容易发生偏误。而受到韩语表达习惯的影响，要强调形容词谓语句句尾不要发生多用“的”的偏误，且受到英语表达习惯的影响，要强调形容词谓语句形容词前不要多用“是”。

(3)加强学习者们“是”的练习，适当地进行汉韩对译训练。

尽量地提供情景让学习者运用“是”字句做练习，同时还可以让学习者做韩译汉的翻译文章，然后让学习者双双交互改正对方的译文。最后对于出现的偏误共同分析说明，给学习者充分发现和认识偏误的机会。

总而言之，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性，分层次地，全面地，系统地比较和考察不同等级汉语水平韩国学习者“是”字句的习得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周小兵,《对外汉语教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王建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鲁健骥,〈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1期。
-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世界汉语教学》,1999年第4期。
- 肖奚强,〈韩国学习者汉语语法偏误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0年第2期。
- 李影,付莉,〈韩国中小学习者“是”的错序偏误分析〉,《语言文化与研究》,2009年5月第1期。
- 吴 裴(2010),〈“是……的”句式的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青年作家》,2010年9月第1期。
- 谢福(2010),〈基于语料库的留学习者“是---的”句习得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

<Abstract>

The Error Analysis of Korean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the word "shi"

Liu Jie

The word "shi" which is often used in Chinese as a verb to connect the subject and object to express different relation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 is frequently misused by Korean students while learning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 - language corpus, the paper collects a great deal of sentences with errors made by Korean students while using "shi" and analyzes the acquisition condition of the different uses of 'shi'. Through an adequate analysis of such data,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way of thinking in Korean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nd to reveal the features of their inter language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tinent teaching strategies. By comparing the target language Chinese and the mother language Korean,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reasons for the errors, and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as well.

Key Words : Korean students; acquisition; error; "shi"; "shi---de"; teaching strategies

투 고 일 : 2013. 1. 10. / 심 사 일 : 2013. 1. 20. ~ 2013.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3. 2. 17.
